



“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展正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午门举办，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

感与拷问，仿佛警钟敲响，“故宫人”理应重视起来了。

他们也在努力：2007年，故宫将入驻7年的星巴克咖啡“扫地出门”，随后对周边小摊小贩和商业植入进行了彻底清理。2018年，故宫清理了红墙内的14个商业经营点。可是，在“去商业化”的同时，故宫并未停止各式各样的“冠名”和“联名”。自2018年年底开始，故宫频频和金融、房地产、汽车等多家商业机构展开战略合作——知情人士称，活动“可能办得太多了”，但故宫的翻修、保养、维护等工程耗资不菲，需要“自筹资金”，没法子啊……

无可奈何的苦衷，大家并不是全然无法理解。只是，承载了600年历史的故宫如果想继续好好走下去，万万不可本末倒置，最后失了“人心”。

“倘若您在散氏盘上打破一角，或者在三希帖上扯下一条……拐脚的老太婆可以拿起桃树杖打你，污泥满面的小孩可以咯出口沫唾你。然而你还是这一切东西的主有者，不过你没有损毁无论那一样东西的主权。”《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大展的东雁翅楼展厅，一张1925年10月12日的老报纸亮相展板。这张老报纸出版的当天，故宫已不再是威严的“禁城”，中国人民成为宫殿的新主人——故宫，终究是人民的宫，而非一家一姓之宫。

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的结尾部分，刘和平安排嘉靖皇帝朱厚熜与写下《治安疏》的海瑞海刚峰，在紫禁城内展开了一段表面看似平静、内里惊心动魄的对峙。

“你不是笔架，也做不了笔架。”嘉靖神态突然间又严厉了，“你现在抬头看看，坐在你前面的三个人像什么？”

海瑞慢慢抬起了头，但见嘉靖高坐在正中，裕王和世子低

坐在两边，很快他就明白了嘉靖的意思，他们祖孙三人才是大明朝的笔架，一时沉默在那里。

……

海瑞却答道：“回陛下，臣眼里看见的不是笔架，而是我大明江山的一个‘山’字。”

……

“皇上、王爷、世子就是我大明江山的山，群臣和百姓才是我大明江山的江。”

……

“似是而非！”嘉靖立刻断言了，“刘禹锡有诗云：‘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是郎意，水流无限是侬愁。’你嘴上说朕和裕王世子是大明朝的山，群臣百姓是大明朝的江，江水滔滔拍山而去，江和山又有什

么关系？”

……

嘉靖：“‘天下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就凭你，读了一些高头讲章，学了你家乡人丘浚一些理学讲义，就来妄谈天下大事，指点江山社稷！你岂止这个比方不恰当，在奏疏里妄谈尧舜禹汤，妄谈汉文帝、汉宣帝、汉光武，还妄谈唐太宗、唐宪宗、宋仁宗、元世祖。朕问你，既然为君的是山，你说的这些圣君贤主，哪一座山还在？”

海瑞：“回陛下，在。”

嘉靖：“在哪里？”

海瑞：“在史册里，在人们心里。”

在史册里，在人们心里。

这句话，始终通用。昨日的紫禁城，因人心涣散而颓唐；今天的故宫，因“人民的宫”而复兴。

既然是人民的宫，请务必尊重人民的建议和意见。

以建筑、文物构成宏大的集群，故宫引发了幽深、本我层面的感动体验。这种感动体验的最高级，跨过了对宫室之美、后妃之奉的好奇，跨过了典雅、古朴、写意的泛泛印象；它是叙事性的，和历史紧密挂钩。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历史和传统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其绝非点缀的饰物，实乃不可或缺的生活基础。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其个人“过去”的投影，还是整个民族“过去”的投影。因此，作为中国的“过去”的一个载体，故宫自然而然，能与中国人形成特殊的共鸣。

山河清平，巨龙吟啸。六百青春，宫犹未老。■